



大宋文鑑卷之七十四

頌

廣農頌

夏

竦

大順頌

晁

迥

會聖宮頌

歐陽

脩

籍田頌

宋

祁

明堂頌

宋

祁

皇帝神武頌

宋

祁

慶曆聖德頌

石

介

錢鄧州不燒楮錢頌

呂

南公

廣農頌

夏

竦

景德三年春正月庚戌詔頌農田教于天下二月癸未詔郡國頌

勸農事崇化源而廣農業也臣聞聖人無土不王無民不君有土
地則王業興有人民則君道立故先王之建國也土欲廣而不欲
隙民欲衆而不欲墮謂地之不闢非吾土也人之不農非吾民也
乃為閭里室家以番其生為畝澮封畛以理其田為耒耜錢鎛以
充其器為歷象氣候以授其時立經制以御之設官司以教之均
工商衡虞之稅正車馬甲兵之賦於是乎仁義禮樂有所加賞罰
號令有所用三代通制建中經遠民以里居地以井受暨秦開阡
陌農戰相乘漢制名田并兼不息舊章缺而仁政墜經界慢而訟
競起沿革而下古之制度不可復矣其政何哉蓋三季已還五代
而上有天下者或不知天下以地為基以農為本以食為源以教
為器當其撥平禍亂經始四國則衽金革簡車馬計懷柔義聚歛
賞勲舊治城邑暨邊陲既寧寓縣既平功業既成府庫既盈則思

悉華夏以自奉軀億兆以從欲有患過幅未闢威武未震則轉芻
粟事夷狄有患歲月易逝容髮易朽則招方士求神仙有患登覽
未遠行樂未極則增臺榭麗宮室有患嬪御未廣歌舞未工則漁
鱗色選伎藝有患校獵未快馳騁未捷則廣苑囿具畢弋有患巡
幸未徧游賞未普則修馳道飛清蹕其間自非負天啓神授之資
有聖文靈武之德者則不能訓稼穡務儲衍捨派而趨源去末而
從本致天下太康家給人足者哉我 國家荷 二聖基業用三
王禮樂足食訓農克立治本吾 皇龍飛春秋鼎盛勵精百度旁
求黎獻謂守文艱如創業承平難如治亂深鑒前世專行王道羈
縻四夷而重兵革漁獵賢雋而截網罟觀六藝虛臺館聽道德放
聲樂功業之大則成康文景無或比隆河山之遠則秦漢隋唐不
能齊盛菽麥流衍而紅腐玉帛充牣而露積 陛下尚宸居咸麗

御膳輟聲宵衣紫庭清問多士舉三王之故實修八世之盛典以
為擇循吏守郡國撫百姓善則善矣而宋專也於是授之使領設
為職司所以徇名而責實也頒憲今經曰疇勸耕殖至則至矣而
未一也於是編其制度勤為科條所以建中而示法也徇名責實
則官不曠建中示法則民不疑詔下之日鬼神稱慶太平之風旋
踵可待不終日而爭訟息未踰時而淳鹵闢凡九圍之內一歲之
間衣食足而含粟實仁義行而刑罰措大哉 炎宋功德 陛下
教化垂億萬世與天無窮臣生逢聖明叨觀盛事謹昧死上廣農
頌其辭曰

皇哉惟聖躬提天初億兆歸心三靈洽慶廣我田事肇修稼政
乃置官名乃頒號令號令維何分條建規恩斯懋斯流冗攸歸
官名維何啓職尤司訓之導之播種惟時民曰勤止服田力耜

晝爾于耕宵爾無數千耦偕飛百穀咸殖既毓淳鹵越經封並
官曰迄止糾力勸能壽我錢鎛疏我溝塍乃能灌溉爰相丘陵
汗萊以闢游惰用懲赫赫聖謀有作咸覩畎澮四溟并疆九土
沃野萬里縱橫其畝擁來成林灑沅降兩陽春如膏原隰如鱗
我稼既華六合生雲稻梁黍稷萬井龍文同我婦子或耨或耘
八月其穫乃登爾稼滯穗棲原餘糧厭野盈溢京庾流衍方夏
式歌且謠土金同價百姓足矣君孰不足三百之同九年之畜
八蜡既通五禮咸穆藏財於民所寶惟穀君哉君哉樂事訓農
炎帝之教后稷之功方我王度明而未融臣之頌之永矣無窮

六順頌

晁迥

禮記禮運云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
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守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

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
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愚讀書至此詳味久之觀
乎古先垂教條暢明備義取饒裕充盈目之曰肥若能偃風踐迹
各當其分順之至也無遠弗届浸漬浹洽薰然大同斯乃純被之
化盡善盡美矣雖欲銳意推演復何措辭區區至誠願陳萬一今
但舉其全文而繫以褒讚者祇率道揚之志也頌曰

猗歟禮經孰窺優或愚嘗究觀沛然有得肇自人倫及于家國
遂滿天下其四表則是謂大順允臻其極老生作頌奉揚景式

會聖宮頌

歐陽脩

臣伏見國家采漢書原廟之制作官于永安以備園寢欲以盛陵
邑之充奉昭祖宗之光靈以耀示于千萬世甚盛德也臣亦惟古
先王者將有受命之符必先興業造功警動覺悟於元元然後有

其位而繼體守文之君又從而顯明丕大以纂脩乎舊物故其兢
兢勤勤不忘前人是以前深而葉茂德厚而流光子子孫孫承之
無疆伏惟 皇帝陛下以神聖德傳有大器乾捷而正離繼而明
即位以來於茲十年勤邦儉家以修太平日朝東宮示天下孝親
執籩豆三見於郊日星軌道光明清潤河不怒溢東南而流四夷
承命歡和以賓奔走萬里顧非有干戈告讓之命文移發召之期
而犀珠象牙文馬殷王旅于闕庭納于既府如司馬令無一後先
至德之及上格于天下極于地中浹于人而外冒於四表昆蟲有
命之物無不仰載神威聖功效見如此 太祖創造基始克成厥
家當天受命之功 太宗征服綏來遂一海內睿武英文之業
真宗禮樂文物以隆天聲升平告功之典 陛下夙夜憂共嗣固
鴻業纂服守成之勤基構累積顯顯昌昌益大而光稱于 三后

之意可謂至孝况春秋歲時以禘以祫則有廟祀之嚴配天昭孝以享以告則有郊廟明堂之位篆金刻石則有史氏之官歌功之詩流于樂府象德之舞見于羽毛惟是邦家之光祖宗之為有以示民而垂無窮者周不宣著 陛下承先烈昭孝思所以奉之以嚴罔不勤備聖人之德謂無以加而猶以為未也乃復因陵園起宮室以望神游土水之功嚴而不華地爽而潔宇敞而邃神靈香冥如來如宅合於禮經孝子警咳思親之義愚以謂宮且成非天子自臨享則不能以來三后之靈然郡國不見治道太僕不先整駕恬然未聞有司之詔豈難於動民而遷其來耶特以龜筮所考須吉而後行耶不然何獨留意於屋牆構築而至於薦見孝享未之思耶况是宮之制夷山為平外取容土鍛石伐木發兵胥隸調旁近郡如此數年而道路之民徒見興為之功恐愚無以識上意

是宜不惜屬車之費無諱數日之勞沛然幸臨因展陵墓進而論民以孝思之誠遂見守土之 採風俗以問高年亦堯舜之事見古者天子之出必有來詩詩之官而道路童之言皆得以聞臣是以不勝惓惓之心謹采西人望幸意作為頌詩以獻闕下辭曰
巍峩穹崇奠京之東有山而崧齋淪道源匯流而淵有洛之川
川靈山秀回環左右有高而阜何名 太祖 太宗 貞宗
之陵惟陵之制因山而起隱隱隆隆惟陵之氣常王而喜鬱鬱
葱葱帝懷穹旻受命我 宋造初于此帝念先烈用欣餘家宣
力以勤赫赫 三后重基累構既豐而茂燕翼貽謀是惟承圖
其傳在予曰祖曰宗有德有功予實嗣之克勤克紹以孝以報
予敢不思惟此園陵先后之宅既宅且安后來游止弗宮弗室
神何以驩迺相川原乃得善地地高惟丘迺以荆灼迺訊龜寶

龜告曰猷帝命家臣而職我事而往惟寅一毫一絲給以縣官
無取於民伐各

木好且堅家臣之來役夫萬名三年有成宮成翼翼在陵之側
須后來格有門有宇有廊有廡有庭有序殿兮耽耽黼惟禮禮
天威可瞻庭兮植植鉤盾虎戟容衛以飭 太祖維祖 太宗
維弟 真宗維子三聖巍巍有以奠位于此而會聖兮在天風
馬雲車其來仙仙聖會于此靈威神馭其宮肅然聖既降矣其
誰格之惟孝天子聖降當享其誰來薦亦孝天子孝既克祗而
來胡遲其下臣脩作頌風之

籍田頌

宋 祁

皇帝再紀元之明年春二月率群臣耕于東郊恤愍祀祈豐年也
前此詔書示有司曰自我 太宗襲熙厥功德神裕人宥命方國

肯翹跂行亦莫不寧求惟土著之本民夫之重乃躬藉田以倡農
先震地房之滿青導改政之長懋柔嘉令芳於是乎孚彤嚮鹵莽
滅裂於是乎復敷麗總帶秉遺見糧如坻我 真考因其累盛重
以明德故能步師百萬狩賢閭見武節高世八九升突遼建元封
奉符饋社以懋無極肆余承緒茲率厥典則契蕭布幣固有常所
監農狎野厥存舊章惟一二執事率循而懋明之方春作時百穀
華始姑使斯人悅羽旄之美重見漢官後嗣詒稼穡之艱不失夏
物無贅聚儲峙無煩勞供張趣合于禮劭吾農焉前期則脩飭神
壇按除膏壤夷道如砥呼蹕填街稍變猶以護野雜荆牟以守燧
阡陌繡錯原隰龍鱗蒸膏膏檉協風回春於是旄頭先馳屬車齊
躅奔星舞於旗旂行月捷於羽旆壽羣注鎧肅給乎師營蒼虬范
馭秋游乎天纒瓊斂流景金根照塗帟幙周張紈綃縹緗既而祿

未刻耜載保介之間先種後種龐播植之器官分無諉事具不教
天子乃以丙午之旦升華輅由太庭頽行山則銜枚無聲龍虎見
象堪輿奔警全閭闔切園游乃彷彿乎曾城之外五精來同七聖
景從鑿聲佩節次于帷宮上既淳濯圭潔儲思淵默昧明乃頌大
次疑嘉壇索先農以享之因太積以配之血毛幽全金石鑑旬躬
接受侑加祠官之一等禮重訟襲且祖宗之遺意爾乃降靈場儼
朱紘物觀於聖天健其行星田彌望糾轅儲駕洪縻序進王步有
容三推成禮邇臣告備上曰朕志在敷本寵其強力可以勸何憚
於勤遂推而進之有司以義固爭幾十撥而後釋乃始弭節容與
御夫觀耕之臺三公群后班趨次耨穰然從風邁五踰九大農灑
種庶人終畝官師懽抃行內天旋于時都人熙熙駐望皇軒或歌
以壤或擊于鞞不圖叢雲之旦復見東戶之年日華晏温天心馮

豫奉斗極御應門翔雞樹竿墜鵠宣制大賚四海與之更始虧除
威辟存問高年振淹修墜平倍闕賦中外百執告至而策勲踐過
三更以差而賜帛膏以解雨鼓之巽風不崇朝而周萬國先是群
臣繹丕懿潤鴻名將緣之玉版納于金匱至是則回雕輿坐前殿
震照儀矩翁受典冊皇皇哉茲禮真帝世之希闕臣工之旦暮者
歟儒臣學于舊史竊明載芟之詩甸師之職在籍之誼有三說焉
一典籍之常禮二籍履以親事三借民而治之所言雖殊要之歐
天下之民棄末而歸本耳且古者謹察天朝申赦陽官田之不闕
辟在司寇作為御廩鍾而藏之其故何哉以為奉薦粢盛非無良
農不如親之愈也誰督耘耔非無猛制不若勤之善也夫祭莫大
於備物物備而百神據之其莫大於足食食足而四夷懷之人莫
急於豐財豐財而有生聚之是三物之濟否在此舉也且周宣缺

之戎軋其衰漢文用為民阜其宜唐后勤止以豐易饑洪惟
宗光迪于前 陛下述宣于後皇矣同底於道烝哉不隕其聲方
且九扈勤民三事就緒儼儼其盛陳陳相因糧餘可捷草殖弗與
民一于躬家萬斯箱遂駕五帝軼三王奮甘實而攄馨香也敢作
頌曰

倬彼鮮原帝籍于田匪籍其勤我為民先悠悠春旗脉土于畿
陽膏澤澤邁乎三推有壬有林亦莫不祗我疆我里載耘載耔
實苞實阜蒂碩豐草田畯至喜祈年伊早我穀用成我倉既盈
我倉耽耽鍾于東南其用伊何事神薦馨為酒為醴為粢為盛
蒸之浮浮釋之洩洩上帝居歆降福孔休降福伊何我民既畜
室家溱溱三事不謨食足武奮震疊爾功蠻夷來同罔不率從
帝猷昭升式于九圍兢兢業業以愆萬幾在豐念匱在飮思摠

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明堂頌

宋 祁

臣言去三月戊子制詔季秋有事于明堂臣以太常與禮官溥士
詣垂拱殿議配享事即建言周有臣曰旦始嚴父配天仲尼是之
唐并諸儒說並祀六天帝不敢損 陛下幸訪有司請如古便四
月乙丑詔若曰夫禮稱情適文今議者言周唐則善至率制所聞
編而不優 宋亦一家讓不制侏如來嗣何且事天不及地配父
而遺祖朕甚陋之水旱不時群神與焉今賴天之力方內以治朕
能合饗天地以 三聖侑而報百神威秩並脩况 祖宗郊雩不
為無比有司無諱以勞務稱朕意臣伏誦聖訓久乃開曉以為前
古所缺羣臣不逮 陛下獨得於心其所以事神訓人使萬世子
孫無以加者至於作聲歌塚圭邸帳帟無文夜鑿弗嚴以竭恭至

誠者尚數十物臣愚且不能徧知若令詩頌不傳是 陛下盛德
神功不盡注天下耳目聳動四夷聲隱乎無疆也謹撰成明堂頌
一篇辭淺義直可使戶曉壤翁輟童皆得塗謳臣昧死再拜以聞
頌曰

天有明命以聖付聖 太祖 太宗燹伐大定誰潛而王孰擅
而土左披右攘罔不就緒厥角在廷四夷無侮 真考顯承受
報收成休休厥寧震震厥聲七十而五號以大祭皇帝纂武有
庇于下兵燹不銛旅委而羽一農之饑吾飼以哺一夫之寒吾
煖以褚日寬租徭歲貸囚使協氣四薄順暢若雨原高隰下百
穀膾膾二十九載惟秋九月廼即大慶度筵度室寶宇署額震
照多物置使有五悉詔輔弼既疑靈宮一享一祐天兵桓桓羅
列衛營有闕有旂龍輓螭衡耳耳其驅雅雅于行旖旎連卷風

舞雲縈土若銜枚驂牡不鳴吉日辛亥進祀于堂衣畫袞然環
瑤玲瓏六帝二祗三后侑旁醴淳牲肥嘉罇鉅房毛醢果棗靜
紫芬香膋熾胖升以迪厥掌我鍾欽欽我舞侯侯天安於坐百
靈來享奔精咳光芻霍曾寓山靈瀆怪顯幽馳鷲或旅諸擇或
席諸庶有羶斯飫相惟辟公既敏而度帝拜稽首柴煙上舉祝
有嘏言 皇帝受之產百斯祥哀萬斯禧其蠹如山其積如茨
皇帝曰咨朕不專有且御端門百執奔走其赦天下新邦之舊
賙乏錄勞刮濯痕垢官賞兵資金爵是富驛歡四海間弗容晝
天謂 皇帝感實火德在孝宗祀惟極其遷而功卹嗣千億而
子而孫長有萬國天謂 皇帝安我群元投蚺斥螟稼溢子廩
癘訖疾攘人樂躑躅 皇帝眉壽永錫萬年前祀三日區霜如
閉 皇帝既齋一久而霽六幘掃除若盞逢彗天清地晏夜星

騰斯 皇帝小心恭與虔并徧見神祇拜跪送迎久立於次須
樂之成器必全玉牢不愛性制為諸安以正和清夜鼓徹嚴敷
致厥誠明明 皇帝惟先訓是式博咸懿親其誓如石存問齟
藜容受讜直振淹登峻母或失職惟慈惟仁不厲聲以色 皇
帝有言克已則興豐守吾儉尊捨吾矜雖日之升瞿瞿兢兢無
不此或承

皇帝神武頌

宋 祁

或稱皇初之世不賞而勸不罰而懼豈簡冊之彌文哉議者云否
彼固未識夫震耀之飭天威剛健之奮乾體也粵若聖人制海內
之命據天位之尊總秉權綱章叙典憲不有威辟不足以震元慈
不有變容不足以開至聖用能消弭殄行嘉靖多方闡皇靈憲宗
執丕天之定律一民之至權者已

巨宋在宥列聖繼統際天丕冒亘地砥屬仆威械以去煞襲道振
以訓俊恩裕洪暢容典飭盡萬寶取足合祛於皇極百靈隕祉震
動於珍物然猶右賢左戚均權布寵百辟箴闕內平而外成五細
在邊耆休而適上防檢來患蠲條多辟勤勤懇懇者非弭亂之謂
歟然而善制未能無敝有憂所以固國廼者 先帝違裕群邪濟
凶寄朝家之威帝鈞宰之貴侔尚方以制噐狎神巫而締絃乃至
易守帥以漸醜圖徙陵兆而投天隙拂矣蜚語恬有姦計遂欲包
禍心以竊發執左道而干紀餌梟羹以未盡礪豺牙而密噬神靈
震赫姦宄呈露輔臣建白醜黨震壞赤車具獄而來上凶豎伏質
而前死允恭事敗先謂伏誅皇帝陛下深拱諒闇覽照前典重當國之職值
退人之禮詔曰冢宰之任萬樞所係今丞相謂自底不令其上大
司徒印綬於是三事百執抗疏以請曰無將必誅列辟經制與衆

宋文鑑卷七十四
共棄常苦無赦謂今所犯惡不可聞願龔天刑以塞群議帝曰朕不忍致子理其放於朱崖然後起跡弛之臣明枉結之獄培克之貨附上於官附離之黨肆赦一解漏鯨豈於網目摧虎吻於市道浴白日以升景投紫蜺而霽氛惡章絕而善苗興清風翔而群陰伏人靈紓憤道路相趨既而薦紳之徒相與喟然並稱曰前日未命微梗孽臣乘間潛構不類陰傾時柄食糗糜化指莠待滅陛下探觀時變先斷宸慮倚文母之聖攬列辟之議庶考剏殄介不終日未咸澄洗蕩無餘災定寶業極南山之安藏渠魁易家人之召智不回慮惡未旋踵事已決矣昔滔天殛而虞功劭流言放而周德奮觀闕誅而孔制列寶瑟偃而漢基永皆撥亂之盛準長世之懿冊所由來舊矣是以烈祖二宗墾裔除害蕭勺衆庶若彼之難也 太后聖上建威銷萌祇備先訓如此之備也宜乎勵無前

之景鑠暢不殺之神武正春秋謹始之制釋洪範作威之害開賜無疆之眉壽擄著不朽之尊名此其時矣蓋天子穆然初載貶成仰定未遑論制作之事也下且儻凝未品不足弦次新頌輒敢述輿人之諫簡康衢之侍亦擊轅折枹之比爾其辭曰

真宗御天休息群元委裘上仙茂功全兮 皇帝續務惟新百度尚文右武鴻基固兮孽堅柄臣矜權取勲興妖放命託機神兮上公列辟協忠宣力摧兇殄惡清君側兮曰恭曰謂銜刀投裔神武不殺退以禮兮或附或離橫貸敷施脅從罔治董之威兮氛開侵收美澤雲游荷天鴻休德既優兮昭雪忠良興頌風翔寅威舊章恤無疆兮

慶曆聖德頌

石介

三月二十一日大昕 皇帝御紫宸殿朝百官相得象殊拜竦楯

密使夷簡以司徒歸第二十二日制命昌朝參知政事弼樞密副使二十六日勅除脩靖素並充諫官四月八日 皇帝御紫宸殿朝百官銜樞密使仲淹琦樞密副使乃用御史中丞拱辰御史觀御史平諫官脩靖十一疏追竦樞密使勅十三日勅又除襄為諫官天地人神昆蟲草木無不歡喜 皇帝退姦進賢發於至聰動於至誠奮於春斷見於剛克陟黜之明賞罰之公也上視漢魏隋唐五代九千五百年其間非無聖神之主盛明之時未有如此選人之精得人之多進人之速用人之盡實為希闊殊尤曠絕盛事在 皇帝之德之功為卓犖瑰偉神明魁大古者一雲氣之祥一草木之異一蹄角之怪一羽毛之瑞當時群臣猶且濃墨大字金頭鈿軸以稱述頌美時君功德以為無前之休丕天之績如仲淹弼實為不世出之賢求之于古堯則夔龍舜則稷契周則闕散漢

則蕭曹唐則房魏 陛下有之諸臣亦幸今天下之人望為宰相諫官者 陛下盡用之此比雲氣草木蹄角羽毛之異萬萬不侔豈可翻無歌詩雅頌以播吾君之休聲烈光神功聖德刻于琬琰流于金石告于天地奏于宗廟存于萬千年而無窮盡哉臣實羞之臣嘗愛慕唐大儒韓愈為博士日作元和聖德頌千二百言使憲宗功德赫奕焯焯照于千古至今觀之如在當日 陛下今日功德無讓憲宗臣文學雖不逮韓愈而亦官於大學領博士職歌詩讚頌乃其職業竊擬於愈輒作慶曆聖德頌一首四言九九百六十字文辭鄙俚固不足以發揚臣子之心亦欲使 陛下功德赫奕焯焯照于千古萬千年後觀之如在今日也臣不勝死罪臣賤無路以進姑藏諸家以待樂府之采焉

於維慶曆三年三月 皇帝龍興徐出闈闈晨坐太極晝開闈闈

躬攬賢美手鋤姦桀大聲颯颯震搖六合如乾之動如雷之發昆蟲螭蠍妖怪藏滅同明道初天地嘉吉初聞 皇帝感然言予父予祖付予大業予恐失墜實賴輔弼汝得象殊重值徽密君相予父予嘉君伐君仍相予至鏞斯協昌朝儒者學聞該治與予論政傳以經術汝貳二相庶績成秩惟汝仲淹汝誠予察太后乘勢湯沸大熱汝時小臣危言業業為予司諫正予門闥為予京兆聖予詭說賊叛于夏往予式過六月酷日大冬積雪汝暑汝寒同於士卒予聞心酸汝不告乏予晚得弼予心弼悅弼每見予無有私謁以道輔予弼言深切予不堯舜弼自答罰諫官一年奏疏滿篋侍從周歲忠力盡竭契丹亡義禱杭饗餐敢侮大國其辭慢悖弼將予命不畏不攝卒復舊好民得食褐沙磧萬里死生一節視弼之膏霜剝風裂觀弼之心鍊金鍛鐵寵各大官以酬勞渴弼辭不

受其志莫奪准仲淹弼一變一契天實賚予予其敢忽並來弼予民無瘥札曰衍汝來汝予黃髮事予二紀毛禿蓋豁心如一弓率履弗越遂長樞府兵政毋蹶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其器魁礪豈視唐模其人渾樸不施剗可屬大事敦厚如敦琦汝副衍知入予哲惟脩惟靖立朝讞讞言論磔礫何忠誠特達祿微身賤其志不怯嘗詆大臣亟遭貶黜萬里歸來剛氣不折屢進直言以補予闕素相之後含忠履潔昔為御史幾叩予榻至今諫疏在予箱匣襄雖小臣名聞予徹亦嘗獻言箴予之失剛守粹懇與脩雋匹並為諫官正色在列于過汝言無鉗汝舌 皇帝明聖忠邪辨別舉擢後良掃除妖魃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上倚輔弼司予調燮下賴諫諍維予紀法左右正入無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逾浹 皇帝嗣位二十二年神武不殺其默如淵聖人不測其

動以天賞罰在予不失其權豈已南面退姦進賢知賢不易非明
不得去邪惟難惟斷乃克明則不貳斷則不惑既明且斷惟皇之
德群下踧踖重足屏息交相告語曰惟正直母作側僻 皇帝汝
殛諸侯危慄墮玉夫鳥交相告語 皇帝神明四時朝覲謹脩臣
職四夷走馬墜鎧遺策交相告語 皇帝神武解兵脩貢求為屬
國 皇帝一舉群臣懾焉諸侯畏焉四夷服焉臣願 陛下壽萬
千年

錢鄧州不燒猪鯁頌

呂南公

嗚呼士誠知脩耶內不欺諸已外不欺諸人可與脩已已嗚呼士
誠有立耶上不媿於天下不怍於地中不負於神可謂士君子已
凡唯知脩至於可立而不欺不媿者其備如此雖天地神明我斯
天地神明已豈又邳邳於諸餘哉世衰道隱士心險惑稔匿自危

則區區於禍福以壯其壽聞古之用幣以禮神祇後之罪士為多
則假之以請禱禳祈假之不已則翻楮代焉而弗支是故罪者滿
世而莫救其非肅肅鄧州唯道之繇識起超於衆謬行不徇於時
流孰巫祝之足因而禳祥之苟求蓋清脩而不媿則萬福之求酬
是何措鎗之不然而名位之優優嗚呼豈第君子求福不回誰其
嗣之

宋有人荷

宋文鑑卷第七十四

大宋文鑑卷第七十五

贊

擬富民侯傳贊

杜甫贊

西漢三名儒贊

河間獻王贊

無為贊

晉蔡謨贊

嵇紹贊

畫贊

九馬圖贊

二疎圖贊

張詠

狄遵慶

劉敞

司馬光

司馬光

王回

王回

李泰伯

蘇軾

蘇軾

偃松屏贊

蘇軾

三馬圖贊

蘇軾

王元之畫像贊

蘇軾

王仲儀真贊

蘇軾

文與可飛白贊

蘇軾

師手屏風贊

蘇軾

管幼安畫贊

蘇轍

王元之真贊

黃庭堅

孔北海贊

陳師道

擬富民侯傳贊

張詠

漢武晚年以丞相為富民侯富民大本也侯爵勸功也推導之若此將復古王之功歎嘻大朴未散民命在天風教既闢民命在賢

賢不可黷黷之非賢先王仁孝以辯之民不可優優之生弊先王

簡儉以御之粵自桀作瑤臺民始知勞秦易井田民始知弊所謂

上闕其欲而下散其束四人相相去勞就安百途鑿鑿彫偽散朴

衰周之民也真可哀哉一作之百取之斑白不得息雉齒而趨驅

焦勞力竭而飢凍繼之浮民姦我利非賢盜我食何嘗少得佑助

徒俾日攻之故謂令德日埋窮矣亦私未途喧喧而大本取弊者

於斯也哉非有大聖正智其誰極之歟漢洗秦弊七十年武威文

經漸被四海以高祖之仁文帝之儉尚不能推民壽鄉切磨三代

加於武皇事威窮後四十年間民力凋半亟下富民之詔專為上

公之號憂勞誠思亦至矣乎徒知民富而後國昌不知國正而後

民治吁不能師三代育民之法以事未術良可悲矣亦由止奔流

之舟雖萬斯篙未若五尺之纜之要也療已弊之民雖百斯術未

若一正其本之仁也嗚呼未塗未塞本弊不正欲民富國昌者未
之有也漢雜霸道史或過矣余愛其君有富民之志臣樂富民之
號又憤不能開通之因附史氏作贊以矯之贊曰

五后之世事簡而民靜夏商周之世事正而民治故貧富之名
稀所稱焉三代之季四人亂倫百途競新蚩蚩餓眩無階体存
之遂使抱仁義智能者易以要功於其間如武皇帝命富民侯
又如何哉又如何哉

杜甫贊

狄 遵度

先生甫名其字子美其祖審言當景龍際以詩自名高視一世殆
子美生其作愈偉少而不羈跌宕徙倚大章短篇純乎首尾詩派
之別源遠乎哉波流沄沄乃自我回躡崑崙巔足亂四涇颯縷始
辦拘致鯤鯨蛇涎委瑣巨細雜并一啜則已不圖其羸橫放直出

詭色互端排蕩摧憂措齒不安鬼求於陰神索于陽鈎搜錯莫色
沮氣傷閃形撒影隱露藏蔽殫變極態惟厥所指吾方瞪踞初不
用意沃粹醇源植根塊士貫赫胥庭盤燧人圃經亘聯馬百億萬
古芬釀雜襲纖細委墜哺啜蹈藉羣推走死嗚呼子美之述吾能
誦之子美之意吾能知之其所未知蓋未得其云為

西漢三名儒贊

劉 敞

余讀西漢愛董仲舒劉向揚雄之為人慕之然仲舒好言災異幾
陷大刑向鑄為黃金亦減死論雄仕王莽作劇秦美新復投閣求
死皆背於聖人之道或於性命之理者也以彼三子猶未能盡善
才難不其然與然其善可師其過可警也為三贊以自覽焉

仲舒先覺承秦絕學進退規矩金玉其璞發明春秋大義以修旁
及五經傳哉優七世莫能庸黜相諸侯仁義所漸易剛以柔茫七

大道在昔聖考蓋有不聞矣究矣討主父荷之步舒詭之嗟若先生有以啓之懲違告休不預世憂著作孔多後世是道嗟爾君子克遵厥猷

子政翼七簡易正直博覽百家以充其德黃金之偽智由信惑軌就邪世身居困阨不為俗儒苟取拘拘略其威儀忠質之符疾邪救危著論上書同姓之仁賢哉已夫雖不三事其文實章以迄于今日月之光嗟我後人庶幾不忘

子雲清虛自有大度非聖不觀恥為章句擬做六經其文孔明隱七欲七寔為雷霆世三不遷知命理神胡為投閣劇秦羨新君子之缺衆儒有言蓋天絕之亦何必然末世之人以道邀利或徇耳目得之弗愧嗟爾君子能勿此畏

河間獻王贊

司馬光

周室衰道德壞五帝三王之文飄淪散失弃置不省重以暴秦害聖典疾格言燔詩書屠術士稱禮樂者謂之狂惑術仁義者謂之妖妄必雍滅先聖之道響絕迹盡然後慊其志雖有好古君子心誦腹藏登高巖鑄濟秦之險以通於漢者萬無一二漢初挾書之律尚存久踣除之亦未尊錄謂之餘事而已則我先王之道缺七其不怠者無幾矣河間獻王生為帝子勿為人君是時列國諸侯苟不以宮室相高狗馬相尚則衷姦聚猾僭逆妄圖唯獻王厲節治身愛古博雅專以聖人法度遺落為憂聚殘補缺校實取正得周官左氏春秋毛氏詩而立之周禮者周公之大典毛氏言詩最密左氏與春秋為表裏三者不出六藝不明噫微獻王六藝其遂墮乎故其功烈至今賴之且夫觀其人之所好足以知其心王侯貴人不好侈靡而喜書者固鮮矣不喜浮辯之書而樂正道知之

明而信之篤守之純而行之勤者有無一二焉武帝雖好儒好其名而不知其實慕其華而廢其質是以好儒愈於文景而得業後之景帝之子十有四人栗太子廢而獻王最長嚮若尊大義屬重器用其德施其志必無神仙祠祀之頌宮室觀遊之費窮兵黷武之勞賦役轉輸之敝宜其仁豐義洽風移俗變煥然帝王之治復還其必賢於文景遠矣嗟乎天實不欲禮樂復興邪抑四海自不幸而已矣

無為贊

司馬光

為黃者者以心如死灰形如槁木為無為返叟以為不然作無為贊
治心以正保躬以靜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則天為者敗之不如自然

晉蔡謨贊

王回

晉自武帝酒色無度王公貴人競以酒色相侈而王愷石崇尤甚愷使美人行酒勸客飲不盡輒殺美人崇常夜飲諸少年酒裴綽乘醉竊卧崇妾中明旦裴家遣車迎綽綽上車馳去崇聞大怒立殺數妾將訟綽於朝綽兄楷書請綽曰吾弟酒狂海內足知足下飲以狂藥而反責之禮邪崇方慕楷欲交之亦憚其辭直乃止其後渡江諸君家往往猶襲故態紀瞻為尚書置酒請王導等觀妓瞻愛妾能歌新声左僕射護軍周顛乘酒於衆中挑之而不得有司劾顛荒酒失儀元帝特詔宥焉是時在位蓋不以淫管為貶如此蔡謨獨好禮自勅嘗詣丞相導導方作枝設牀席謨不悅而去導亦不留客也謨普孫郭郭子興宗仍以好禮自勅達於朝雖特淫暴不敢稍侵媒之人稱其家風云贊曰

古者牀策之言不踰閭而賓主燕享所以觀禮樂講仁義也烏有男女亡辨晝夜荒蠱群於禽獸而反以為樂與此屠餘所以知中山之亡失永嘉之亂又驗矣而渡江君臣猶不知以此相儆豈以風俗之敗非習亂之著者邪嗚呼迷哉而蔡氏出於其門獨能世學好禮達而不汚君子哉

嵇紹贊

王回

世皆以嵇紹死得其所褒之予固愛其人行於亂世不汚而能卒以忠為烈非其積累明于仁義孰能自信如此耶吾獨怪康與晉實比為魏臣其誅也豈犯有司特晉方謀篡魏忌其賢而見圖故康誅而魏亦自亡若紹可為兼父與君之仇者也力不能報猶且避之天下顧臣其子孫而為之死豈不謬哉

畫贊

李泰伯

工有圖貴人之像者子哀其賢而無所遂也為之辭云道之可行君子乃出行而無成君子之疾位以名得各以位失古人丘壑豈徒自逸嗚呼

九馬圖贊

蘇軾

長安薛君紹彭家藏曹將軍九馬圖杜子美所為作詩者也拳毛師子二駿在焉作九馬贊

牧者萬歲繪者惟霸甫為作誦偉哉九馬姚宋廟堂李郭治兵帝下毛龍以馭群英我思開元今為幾日筋骨應圖至三萬疋云何寂寥跬步山川負塩挽磨淚濕九泉牝牡驪黃自以為至駿其一毛棄我千里號齧是乘脂蠟其鞭道阻且長喟其求歎

二踈圖贊

蘇軾

惟天為健而不干時沈潛剛克以燮和之於赫漢高以智力王冥

然君臣師友道喪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
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此意莫陳千載于今我觀畫
圖涕一作淚下沾襟

偃松屏贊

蘇軾

子為中山守始食北嶽松膏為天下冠其木理堅密瘠而不瘁信
殖物之英烈也謫居羅浮山下地暖多松而不識霜雪如高才勝
人生綺紈家與孤臣孽子有間矣士踐憂患安知非福幼子過從
南來畫寒松偃蓋為護首小屏為之贊曰
燕南起北大茂之麓天僵雪峯地裂冰谷凜然孤清不能無生生
此偉竒北方之精蒼皮玉骨硤硤鬱鬱方春不知沍寒秀發孺子
介剛從我炎荒霜中之英以洗我瘴

三馬圖贊

蘇軾

元祐初上方閉玉門關謝遣諸將太師文彥博宰相呂大防范純
仁建遣諸生游師雄行邊敕武備師雄至熙河蕃官包順請以所
部熟戶除邊患師雄許之遂擒猾菴大首領鬼章青耳結以獻百
官皆賀且遣使告永裕陵時西域貢馬首高八尺龍顛而鳳膺虎
脊而豹章出東華門入天駟監振鬣長鳴萬馬皆瘖父老縱觀以
為未始見也 上方恭默思道入駿在廷未嘗一顧其後圉人起
君不以時馬有斃者上亦不問明年羗溫溪心有良馬不敢進請
於邊吏願以餽太師潞國公詔許之蔣之竒為熙河帥西蕃有貢
駿馬汗血者有司以非入貢歲月留其使與馬於邊之竒為請乞
不以時入事下禮部軾特為宗伯判其狀云朝廷方却走馬以糞
正復汗血亦何所用事遂寢于時兵革不用海內小康馬則不遇
矣而人少安軾嘗私請於承議郎李公麟畫當時三駿馬之狀而

使鬼章青宜結效之藏於家紹聖四年三月十四日軾在惠州謫
吾無事閱舊書畫追思一時之事而難三馬之神駿乃為之贊曰
吁鬼章世悍驕奔貳師走嫫姚今在廷服虎貂效天驥立內朝八
尺龍神超造若將西燕西瑤帝念民乃下招爾歸雲逝房妖

王元之畫像贊

蘇軾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予嘗三復斯言未嘗不流涕太息也如
漢汲黯蕭望之李固吳張昭唐魏鄭公狄仁傑皆以身殉二招之
不來麾之不去正色而立于朝則豺狼狐狸自相吞噬故能消禍
于未形救危于將亡使昏如公孫丞相張禹胡廣雖累千百緩急
豈可望哉故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足以追配此
六君子者方是時朝廷清明無大姦慝然公猶不容於中耿然如
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至於三黜以死有如不幸而處於衆邪之間

安危之際則公之所為必將驚世絕俗使斗筭穿窬之流心破膽
裂豈特如此而已乎始予過蘇州虎丘寺見公之畫像想其遺風
餘烈願為執鞭而不可得其後為徐州而公之曾孫汾為兗州以
公墓碑示余乃追為之贊以附其家傳云
維昔聖賢患莫已知公遇 太宗允也其時帝欲用公公不少貶
三黜窮山之死靡憾咸平以來獨為名臣一時之屈萬世之信紛
紛鄙夫亦拜公像何以占之有泚其顙公能泚之不能已之茫也
九原愛莫起之

王仲儀真贊

蘇軾

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又曰為政
不難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
之夫所謂世臣者豈特世祿之人而巨室者豈特侈富之家也哉

蓋功烈已著于時德望已信於人譬之喬木封殖愛養自拱把以至於合抱者非一日之故也平居無事商功利課殿寢誠不歛新進之士至於緩急之際決大策安大眾呼之則來揮之則散者惟世臣巨室為能余嘉祐中始識懿敏王公於成都其後從事於岐而公自許州移鎮平涼方是時虜大舉犯邊轉運使攝帥事與副總管議不合軍無紀律邊人大恐聲搖三輔及聞公來吏士踴躍傳呼旗幟精明鼓角謹亮虜即日解去公至燕勞將佐而已余然後知老臣宿將其功用蓋如此使新進之士當之雖有韓白之勇良平之奇豈能坐勝默成如此之捷乎熙寧四年秋余將往錢塘見公於私第佚老堂飲酒至莫論及當世事曰吾老矣恐不復見子厚自愛無忘吾言既去二年而公薨又六年乃作公之真贊以遺其子鞏詞曰

堂堂魏公配命 仁祖以允懿敏維周之虎魏公在朝百度維正懿敏在外有聞無聲高明廣大宜公宜相如木百圍宜官宜堂天既厚之又貴富之如山如河維安有之彼窶人子既陋且寒終勞永莫知其賢曷不觀此佩玉劍履晉公之孫魏公之子

文與可飛白贊

蘇軾

嗚呼哀哉與可豈其多好奇也歟抑其不試故藝也始一見其詩與文又得見其行草篆隸也以為止此矣既沒一年而復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盡萬物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長風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遊絲之縈柳絮裊裊乎其若流水之舞荇帶也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至於如此而余乃余知之則之知與可者固無幾今而其所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嗚呼哀哉

師子屏風贊

蘇軾

潤州甘露寺有唐李衛公所留陸探微畫師子板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過而觀焉使工人摹之置公堂中且贊之曰

圓其目仰其鼻奮其舌威見齒舞其足前其耳左顧右躑喜見尾雖猛而和蓋其戲嚴嚴高堂護燕几啼呼顛沛走自鬼嗟乎妙哉古陸子

管幼安畫贊

蘇轍

余自龍川以歸居穎已十有三年杜門幽居無以目適稍稍取舊書閱之將求古人而與之友蓋於三國得一焉曰管幼安蓋幼安少而遭亂渡海居遼東三十七年而歸歸於田廬不應朝命年八十有四而歿功業不加於人而余獨何取焉取其明於知時而審於處已云爾蓋東漢之衰士大夫以風節相尚其立志行義賢於

西漢然時方大亂其出而應世鮮有能自全者穎川荀文若以智策輔曹公方其擒呂布斃袁紹皆談笑而辦其才與張子房比然至九錫之義卒不能免其身彭城張子布忠亮剛簡事孫氏兄弟成仁東之業然終以直不見容力爭公孫淵事君臣之義幾絕平原華子魚以德量重於曹氏父子致位三公然曹公之殺伏后子魚將命至破壁出后而害之汝南許文休以人物減否聞於世晚入蜀依劉璋先主將克成都文休逾城出降雖卒以為司徒而蜀人鄙之此四人者皆一時賢人也然直已者終害其身而枉已者終喪其德處亂而能全非幼安而誰與哉舊史言幼安雖老不病著白帽布襦袴布裘宅後數十步有流水夏暑能策杖臨水手足行園囿歲時祀其先人絮帽布單衣薦饋跪拜成禮余欲使畫工以意髣髴畫之昔李公麟喜畫有顧陸遺思今公麟死久矣恨

莫能成吾意者姑為之贊曰
幼安之賢無以過人余獨何以謂賢賢其明於知時審於處已以
能自全幼安之老歸自海東一畝之官閑不求通白帽布裘舞雩
而風四時烝嘗饋奠必躬八十有四蟬蛻而終少非漢人老非魏
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

王元之真贊

黃庭堅

天錫王公佐我 太宗學問文章致于匪躬四方來庭上稍宴衍
公舍瓦石責君堯舜采之商洛以幼直去惟是文章詩以獨步白
髮還朝泣思軒轅雞犬地罪群飛上天 真宗好文且大用公太
阿山匣公提其鋒龍怒鱗遂在廷交交萬物並流砥柱中立古之
遺直寂向以之嗚呼王公其尚似之

孔北海贊

陳師道

世以曹操為英雄雖孫仲謀并出其下而文舉以犬豕視之豈知
不免而遂不屈蓋其高明下視之耳方操微時幸許紹之目以為
重匈奴使來自謂不稱而代提刀其自處如此至其自北劉玄德
謂袁紹不足數特居勢使然耳玄德之死謂孔明曰如嗣子不肖
君自取之其勤勞一世蓋不為漢計豈為子孫計哉操非其比也
操惡彌衡而畏殺士之名故以衡子劉表不以文舉與人卒自殺
之其不畏之亦至矣劉毅家四壁一擲百萬世亦以為英雄小遇
鵝炙丐乞如奴婢孰謂英雄而以一鬻動其心哉此其操之類乎
子曰張也慾焉得剛剛者所以制公非勝人也是故自用之謂英
自勝之為彊

大宋文鑑卷第七十五

宋文鑑卷第七十五

贊頁

十一

大宋文鑑卷第七十六

碑文

唐狄梁公碑文

范仲淹

成都府新建漢文翁祠堂碑文

宋祁

文潞公家廟碑文

司馬光

澶州靈津廟碑文

孫洙

唐狄梁公碑

范仲淹

天地閉孰將闕焉日月蝕孰將虧焉大厦仆孰將起焉神器墜孰將舉焉巖巖乎克當其任者惟梁公之偉歎公諱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祖宗高烈本傳在矣公為子極于孝為臣極于忠忠孝之外揭如日月者敢歌于廟中公嘗赴并州掾過太行山反瞻河陽見白雲孤飛曰吾親在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為之感動詩有陟

姑陟此傷君子于役弗忘其親之深于嗟乎孝之至也忠之所繇
生乎公嘗以同府椽當使絕域其母老疾公謂之曰柰何重太夫
人萬里之憂請長史府請代行時長史司馬方毗睚不協感公之
義歡如平生于嗟乎與人交而先其憂况君臣之際乎公為大理
寺丞決諸道滯獄萬七千人天下服其平武衛將軍權善才坐伐
昭陵栢高宗命戮之公抗奏不却上怒曰彼致我不孝左右策公
令出公前曰陛下以一樹而殺一將軍張釋之所謂假有盜長陵
一抔土則將何法以加之臣豈敢奉詔陷陛下於不道帝意解善
才得恕死于嗟乎執法之官患在少恩公獨愛君以仁何所存之
遠乎高宗幸汾陽宮道出妬女祠下彼俗謂盛服過者必有風雷
之災并州發數萬人別開御道公為知頓使曰天子之行風伯清
塵雨師灑道彼何害哉遽命罷其役又公為江南巡檢使奏毀淫

祠千七百所所存惟夏禹太伯季子伍員四廟曰安使無功血食
以亂明哲之祠乎于嗟乎神猶正之而况於人乎公為寧州刺史
能撫戎夏郡人紀之碑及遷豫州會越王亂後緣坐七百人籍沒
者五千口有使促行刑公緩之密表以聞曰臣言似理逆人不言
則辜陛下好生之意表成復毀意不能定彼咸非本心唯陛下矜
焉勅貸之流于九原郡道出寧州舊治父老迎而勞之曰我狄史
君活汝輩也相携哭千碑下齋三日而去于嗟乎古謂民之父母
如公則過焉斯人也死而生之豈父母之能乎時宰相張光輔率
師平越王之亂將士貪暴公拒之不應光輔怒曰州將忽元帥耶
對曰公以三十萬衆除一亂臣彼脅從輩聞王師來棄城而降者
萬計公縱暴兵殺降以為功史無辜之人肝膽塗地如得尚方斬
馬劍加於君頤雖死無恨光輔不能屈奏公不遜左遷復州刺史

于嗟乎孟軻有言威武不能挫是為大丈夫其公之謂乎為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為來俊臣誣搆下獄公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朝舊臣其從誅戮因家人告變得免死貶彭澤令獄吏嘗抑公誣引楊執柔公曰天子吾何能為以首觸柱流血被面彼懼而謝焉于嗟乎陷穽之中不義不為况廟堂之上乎契丹陷冀州起公為魏州刺史以禦焉時河朔震動咸驅民保郭郭公至下令曰百姓復爾業冠豸吾自當之狄聞風而退魏人為之立碑未幾入相請罷成疏勒等四鎮以肥中國又請罷安東以息江南之饋輸識者韙之北狄再寇趙定間出公為河北道元帥狄退就命公為安撫大使前為突厥所脅從者咸逃散山谷公請曲赦河北諸州以安反側朝廷從之于嗟乎四方之事知無不為豈虛尚清談而已乎公在相日中宗幽房陵則天欲立武三思為儲嗣一日

問羣臣可否衆緝賀公退而不荅則天曰迺有異議乎對曰有之昨陛下命三思募武士歲時之間數百人及命廬陵王代之數日之間應者十倍臣知人心未厭唐德則天怒令策出又一日則天謂公曰我夢雙陸不勝者何對曰雙陸不勝宮中無子也復命策出又一日則天有疾公入問閣中則天曰我夢鸚鵡雙翅折者何對曰武者陛下之姓相王廬陵王則陛下之羽翼也是可折乎時三思在側怒發赤色則天以公屢言不奪一旦感悟遣中使密召廬陵王矯衣而入入無知者乃坐公于簾外而問曰我欲立三思羣臣無不可者惟侯公一言從之則與卿長保富貴不從則無復得與卿相見矣公從容對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而天下動陛下以一心之欲輕天下之動哉太宗百戰取天下授之子孫三思何與焉昔高宗寢疾令陛下權親軍國陛下奄有神器數十年又

將以三思為後如天下何且姑與母孰親子與姪孰近立廬陵王則陛下萬歲後享唐之血食立三思則宗廟無祔姑之禮臣不敢愛死以奉制陛下其圖焉則天感泣命褰簾使廬陵王拜曰今日國老與汝天子公哭于地則天命左右起之拊公背曰豈朕之臣社稷之臣耶已而奏曰還宮無儀孰為太子復置廬陵王於龍門備禮以迎中外大悅于嗟乎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其至誠如神雷霆之威不得而變乎則天常命公擇人公曰欲何為曰可將相者公曰如求文章則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斷七思得奇財以成天下之務乎荊州長史張柬之真宰相財誠老矣一朝用之尚能竭其心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問人於公對曰臣前言張柬之雖遷洛州猶未用焉改授官侍郎及召為相果能誅張易之輩返正中宗復則天為皇太后于嗟乎薄支華重財實其

知人之深乎公之勲德不可殫言有論議數十萬言李邕載之別傳論者謂松栢不天金石不柔受於天焉公為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在豫州日拒元帥而不下及居相位而能復廢主以正天下之本豈非剛正之氣出乎誠性見于事業當時憂游薦紳之中顛而不扶危而不持者亦何以哉仲淹貶守鄱陽移舟徒郡道過彭澤謁公之祠而述焉又絲之云商有三仁弗救其滅漢有四皓正於未奪嗚呼武暴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哀傷極天之士逆長風而孤鷺愬大川以獨航金可鞏公不可鞏孰為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為乎方一朝感通羣陰披攘天子既臣而皇天下既周而唐七世發靈萬年垂光噫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

蜀之廟食千五百年不絕者秦李公冰漢文公翁兩祠而已冰為
蜀鑿離堆遂悍水以溉所及常無旱年西人德之因言冰身與水
怪鬪亡不勝死自是江無暴流蛟蜃怖藏人恬以生故後大房殿
歲擊羊豕雉魚伐鼓嘯籥傾數十州之人人得侍祠奔走鼓舞以
娛悅神祝已傳啜而後敢安翁之治蜀開學校以詩書教人深慰
故俗長亡少少親亡尊亡百姓順頽其後司馬相如王褒揚雄以
文章倡張寬以博聞顯嚴遵李仲元以有道稱何武入為三公漢
家號令典章赫然與三代等蜀有儒自公始班固言之既詳初公
為禮殿以舍孔子及七十二子之象殿右廡作石室舍公像於中
晚漢學焚有守曰高朕能興完之後人又作朕象進偶公室歲時
長吏率掾屬諸生奉遵豆甕醪薦之于前虔踞謹潔一再奠而退
辭無敢不信焉冰以功公以德功易見德難知故祀雖偕而優狹

異焉嘉祐二年予知益州往款公祠至則區位湫副埃蝕垢蒙不
稱所聞大懼禮益懈忽神弗臨享其明年乃占學官之西攻位禋
工弗亟弗遲作堂三楹張左右序及獻廡大抵若干間布尋以度
堂累常以度廷疏窻以快顯壯闔以嚴閉采有青丹陛有級夷瓦
密棟疆若棘若飛乃肖公象於宇間繪相如等于東西壁本古學
之復莫若朕本令學之盛莫若樞密直學士蔣公堂故繪二公於
其間皆配祠焉於是擇日告成于神揖而升簋學果滴脯脩紛羅
而有容可以告虔趨而降壘罇巾洗席燎並施而不恩可以盡儀
相者循循任者舒舒禮生於嚴廣靈妥於間寂故也噫自公之來
蜀之人自視若鄒魯 宋興名臣鉅公踵相逮于朝 先帝時巨
猾再作亂弄庫兵爭劔閣是時蜀豪英無一汚賊者羣頑愁窘不
容喘而滅非人好忠家知孝使然耶所使然者不自公歟傳曰非

此族也不在祀典公在之矣則是祠之作願自予而古無俾壞息
云祠之興同尚之賢則轉運使趙抃又提點刑獄使者凡三人贊
輔之勤自通判軍州事祝諮以降六人營董之勞自兵馬都監毛
求保而下二人咸書象於西廂列官里於石 銘曰
公二千石兮守大邦冠義義兮絃斯皇出有端節兮車騎羅石室
孔子兮入謂何新堂翼兮耽耽庭廣直兮序巖巖吏奉承兮不譁
神來格兮此其家儼羣賢兮並陳公所教兮如其仁庖魚撻兮俎
肉鮮神來享兮愴寃延公教在人兮無有頌獨賢不乏兮財日多
俗祥順兮孝慈公祀百世兮庸可知

文潞公家廟碑

司馬光

先王之制自天子至于官師皆有廟君子將營宮宗室廟為先居
室為後及秦非笑聖人蕩滅典禮務尊君卑臣於是天子之外無

敢營宗廟者漢世公卿貴人多建祠堂於墓所在都邑則鮮焉魏
晉以降漸復廟制其後遂著於令以官品為所祀世之數差唐侍
中王珪不立私廟為執法所糾太宗命有司為之營構以取之是
以唐世貴臣皆有廟及五代蕩折主民求生有所未遑禮顏教隆
廟制遂絕 宋興而亂蘇疲久而未講

仁宗皇帝閔群臣貴窮公相而祖禰食于寢齋於庶人慶曆元年
因郊祀放聽文武官依舊式立家廟令雖下有司莫之舉士大夫
亦以耳目不際往往不知廟之可設於家也皇祐二年天子宗祀
禮成平章事宋公奏言有司不能推述先典明諭上仁因循顧望
遂踰十載緣偷襲弊殊可嗟憫臣嘗因進對屢聞 聖言謂諸臣
專殖第產不立私廟睿心至意形于嘆息蓋由古今異宜封爵殊
制因疑成悼遂格詔書請下禮官儒臣議定制度於是翰林承旨

而下共奏請自平章事以上立四廟東宮少保以上三廟其餘器服儀範俟更參酌以聞是歲十二月詔如其請既而在職者遠慢相尚迄今廟制卒不立公卿亦安故習常得諉以為辭無肯唱衆為之者獨平章事文公首奏乞立廟河南明年七月有詔可之然尚未知築構之式靡所循依至和初西鎮長安訪唐朝之存者得杜岐公舊迹止餘一堂四室及旁兩翼嘉祐元年始做而營之三年增置前兩廡及門東廡以藏祭器西廡以藏家譜枋在中門之右省牲展饌滌濯在中門之左庖厨在其東南其外門再重西折而南出四年秋廟成以入輔出藩未嘗踰時安處於洛元豐三年秋留守西都始釁廟而祀焉一旦授老以家譜曰予欲忘族世之所從來及廟之所由立垂示後昆而為我叙其事款于石光竊惟公追遠復古率禮興化之盛德不可以無傳雖自知不夫不敏

謹叙而銘之按譜云文氏之先出陳公子完以謚為氏與翼祖諱周至秦有不生河東太守教教家平陽其後有詔漢末為楊州刺史自詔以來世乃可譜詔之六世孫頰後魏末為太守頰曾孫顯雋以別駕從北齊高祖起晉州就霸業戰功居多終兗州刺史頰之六世孫曰肅曰君洪肅仕隋為潁川郡丞名列循吏以公直抗宇文述老幼秩君洪從唐高祖起晉陽為右衛將軍太子建成餘黨攻宮門君洪首奮挺出戰沒頰之八世孫曰暉曰播暉相中宗誅張易之奪武后天下歸之唐用仇人讒謫死嶠南播有史學官至給事中君洪之曾孫羽為御史中丞肅之四世孫括為御史大夫括孫晦為太子賓客晦兄昕為義成節度使暉為散騎常侍榮冠當時自顯雋至晦皆有傳見於史其家自平陽成遷太平或遷蒲阪或遷寶鼎晦之從父昆弟暉為北都留守判官始居介休

生汾州參軍樾遂主館館生澤州錄事參軍即公之高祖考也諱
沼曾祖考諱某仕後唐曆晉城天池平城三主簿避晉高祖諱更
其氏曰文歷嶧太谷二令漢高祖即位復舊氏更名某漢失天下
其支別者自歸於晉陽復事之終嵐州錄事參軍祖考諱某辟石
州募府棄官歸鄉里

太宗皇帝平晉陽召之不起以廟諱故復為文氏考諱某以儒學
進歷十三官所至以彊直勤敏振利攘害名聞達不可掩判三司
開折磨勘司終主客郎中河東轉運司其治行之詳見於故平章
事宴公參知政事王公所撰墓誌及碑公貴朝廷褒崇三代贈官
皆至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爵燕周魏三國公廟成澤州府君為
第一室夫人某氏配燕公為第二室燕國太夫人宋氏配周公為
第三室周國太夫人王氏越國太夫人郭氏配魏公居東室魏國

太夫人耿氏魯國太夫人申氏配公以廟制未備不敢作主用晉
荀安昌公祠制作神板采唐周元陽議祀以元日寒食秋分冬夏
至致齋一日又以或受詔之四方不常其居乃酌古諸侯載遷王
之義作車奉神板以行此皆禮之從宜者也其銘曰

鬱彼喬木茂于苞根浩彼長川發于浚源矧人之先云誰敢護天
佑有宋誕生哲臣乃幹樞軸乃秉鎔鈞克釐克講允武允文甘
陵有妖悖暴紛囂公往逍遙不日而消仁祖通疾群心震慄公
公密勿四海清謐出殿方維為諸侯師以惠以綏不廢其威至也
民悅去也民思其思如何式謠且歌歌政之和在洛為多謀居之
安疇如得民公自汾渚遷于洛澗允樂茲上采燕私處伊水洋洋
山木蒼蒼是掄是制是斷是斷達于有洛是相是虞是卜是諏是
築是栌是植是扶是茨是塗作廟渠渠新廟既成室家是營公曰

予居風雨是撫勿侈勿崇予躬是容人庠公堂公曰予康人隘公
廷公曰予寧人勿予隘維子孫是賴人勿予庠維子孫是利克恭
克儉予履予視伴躬之為美匪目之為麗廟堂既闕四室有仙豢
牲孔碩導黍及稷巨籩既滌掃洒既備旨酒既沛刲牲為饌乃薦
乃陳苾苾芬芬祖考欣欣百假來臻天錫公社強胡壽愷帝錫公
祿崇營豐泰天匪公私公德是宜帝匪公優公勲是醕公拜稽首
揚天子之休思純終始式詒孫子子子孫孫勿替勿忘時奉烝嘗
保公之烈光

澶州靈津廟碑

孫洙

熙寧十年秋大雨霖河洛皆溢濁流洶湧初懷孟津浮梁又北注
汲縣南泛胙城水行地上高出民屋東郡左右地最迫隘土尤疏
惡七日乙丑遂大決於曹村下歸先是積年稍背去吏情不虞權

積不厚主者又多以護歸卒給它役在者十纔一二事失備豫不
復可補塞隄南之地斗絕三文水如覆盎支生從空而下壬申澶
淵以何絕流聞何既盡徙而南廣深丈測坑岸東匯于梁山張澤
灤然後派別為二一合南清河以入于淮一合北清河以入于海
大川既盈小川皆潰積潦猥集鴻洞為一凡灌郡縣九十五而濮
齊鄆徐四州為尤甚壞官亭民舍鉅數萬水所居地為田三十萬
頃天子哀憫元元為之盱食初遣公府掾往俾之循視又遣御史
往委之經制虛倉廩闕府庫以振救之徙民所過無得呵吏謹視
遇不使失職假官地子民使之耕而民不至於泰轉徙質私牛於
官貸之牛而牛不至於盡殺食其蠲除約省勞來安集凡以除民
疾苦其事又數十然後人得不陷於死亡矣天子乃與公鄉大夫
塞河初獻計者有欲因其南潰順水所趨築為隄河輸入淮海天

子按圖書準地形覽山川視水勢以謂河所泛溢綿地數州其利與害可不執計今乃欲捐置舊道創立新防棄已成而就難冀憚暫費而其長勞夾大險紀地利使東土之民為魚鼈食謂百姓何國家之事固有費而不可省勞而不獲已者也天贊聖意聖與神謀詔以明年春作始修塞乃命都水吏考事期審功用計徒庸程畚築峙餼糧伐薪石異時治河皆戶調健民多賤鬻貨產巧為逃匿上慮人習舊常而胥動以浮言也先期戒轉運使明諭所部告之以材出於公秋毫不以煩民然後民得安堵矣物或闕供皆厚償和市材須徙運皆官給餽費唯是丁夫古必出於民者乃賦諸九路而以道里為之節適凡郡去河頗遠者皆免其自行而聽使輸錢以顧更則衆雖費可不至於甚病而役雖勞可不至於甚疲矣材既告備矣工既告聚矣明年立號元豐天子遣官以牲玉祭

于河而以閏正月丙戌首事方河盛決時廣六百步既更冬春益後十兩決之間遂踰千步始於東西築為隄以障水又於旁側闕為河以脫水流渠為雞距以醜水橫水為鋸牙以約水然後河稍就道而人得奏功矣既左右隄疆而下方益傷矣初俛河深得一文八尺白水深至百一十尺奔流捍甚薪且不屬士吏失色主者名病置聞請調急夫盡徹諸歸之儲以佐其乏天子不得已為調於旁近郡俾得蠲來歲春夫以紓民又以廣固壯城卒數千人往奔命悉發近埽積貯而又所蓄薦食藁數十萬以赴之詔初責塞河火於是人益竭作吏亦畢力俯瞰回淵重緝九埽而夾下之四月丙寅河槽合水勢頗却而埽下湫流尚馱隄若浮寓波上萬衆環視莫知所為先是運使創立新意制為橫埽之法以遏絕南流至是天子猶以為意屢出細札宣示方略加精致誠潛為公禱祥

應感發若有靈契五月甲戌朔新隄忽自定武還北流奏至群臣
入賀告類郊廟勞饗官師遂太慶賜目督帥而下至于勤事小吏
頒器幣各有差第功為三品各以次增秩焉濮齊鄆徐四州守臣
以立隄救水城得不沒皆賜爵加獎吏卒自下逮至竣事而歸凡
特支庫錢者四初天子聞徒之遘吏者連遣太醫十數輩往救治
之以車載藥而行春尚寒賜以襦袍天初暑給以臺笠人悅致力
用忘其勞於是又命籍其物故者厚以分卹其家逃亡者聽自出
以貫編戶乘急出夫者蠲春徭一歲有半仁沾而恩洽矣自役興
至于隄合為日一百有九丁三萬官健作者無慮十萬人材以數
計之為一千二百八十九萬費錢米合三十萬隄百一十有四里
詔名埽曰靈平立廟曰靈津歸功于神也方天子憂埽於合未固
水道內訇上下惴恐俄有赤蛇游於埽上吏置蛇于盆祝而放之

蛇亡而河塞天子聞而異之命褒神以顯號而頌于祠官曲加禮
焉有詔臣冰作為廟碑以明著神貺臣洙竊迹漢唐而下河決常
在於曹衛之域而列聖以來泛濫淵為尤數雖時異患殊而成功
則一然必曠歲歷年窮力殫費而後僅有克濟固未有決流橫潰
經費移徙不踰二年一舉而能塞者也何則孝武瓠子甚可惡也
考今所決適直其地而害又逾於此焉然宣房之塞遂逾三十年
費累億萬計乃至於天子親臨沈玉從官咸使負薪作為歌詩深
自鬱悼其為艱文亦已甚矣視往揆今則知聖功傳大闕遠古未
有也嗚呼河之為利害大矣功定事立夫豈易然哉主吏誠能揆
明詔規末圖不苟務裁費徑役以日為功而使官無曠職卒無乏
事繕治發隄常若水至庶幾河定民安無決溢之患矣臣洙既奉
詔為廟金石刻因得述明天子所以禦災捍患計深慮遠獨得於

聖心而成是殊尤絕迹遂及治河曲折在官調度與夫小大獻力
內外協心慨見其力使後世有考焉臣涖謹拜手稽手而獻文曰
渾渾河源道自積石迤折而東又輒羨溢維古神禹行水地中順
則所適不為防庸降及戰國瀕齊趙魏陂障以流與水爭地醜為
之渠利用灌漑水無所由因數為敗由漢迄今千三百歲出地而
行患又滋大明明天子續堯禹服思均發陂澤潤草木丁巳孟
秋澍雨漏河河徙而南十里濤波天子曰咨水實微予勤民之力
其得已乎申命郡司鳩材庀工上志先定無言則同人樂輸費吏
罔遺力聖誠感通河即順寒鉅野既瀦淮泗既道川無狂瀾民得
烝覃東土其乂徐方復寧芒芒原隰既夷且平水所漸地更為沃
野人恣田牧施及牛馬三寧士女相與歌吟微我聖功入其為魚
四郡守臣舞蹈上章微我聖功城其為隍帝鑿山川魚獸咸若萬
方歸之如水赴壑凡厥士吏迨及庶民其謹護視烝徒孔勩維是
湯河作固京室在庭靡思聖獨前識九類攸叙六府允修不冒自
出覃被海陬歸惠爾神落此新廟春秋承祀以祈靈保臣涖作類
本原休功刻是樂石攄之無窮

大宋文鑑卷之七十七

大宋文鑑卷之七十七

碑文

表忠觀碑文

上清儲祥宮碑文

伏波將軍廟碑文

記

來賢亭記

待漏院記

竹樓記

河南縣尉廳壁記

亳州法相禪院鐘記

靜謐亭記

蘇蘇蘇

軾軾軾



柳

開

王

禹偁

王

禹偁

張

景

穆

脩

穆

脩

大宋文鑑卷之七十七

庭談記

岳陽樓記

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

表忠觀碑

晏殊

范仲淹

范仲淹

蘇軾

熙寧三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
臣并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
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無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
者謹按所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
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
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
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
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觀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

亂象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
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子遺而吳越地方一千里帶甲十萬鑄山
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
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
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 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而蜀江
南負其險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或守
死以抗王師積骸為城醜血為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
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于 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
功於 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脩理其父
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始過於融而未及百年而墳廟不
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蒼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
廢佛祠曰妙因院為觀使錢氏之孫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

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
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脩其祠宇
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
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
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茗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群奮
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夫誓江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為東殺宏
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落山川左江右
湖控引島巒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擘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年
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具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
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繼行之天胙忠孝世有
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

昆龍山之陽歸焉新宮匪私于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
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上清儲祥宮碑

蘇軾

元祐六年六月丙午制詔臣軾上清儲祥宮成當書其事之石臣
軾拜手稽首言曰臣以書命待罪北門記事之成職也然臣愚不
知宮之所以廢與興凡材用之所從出取昧死請乃命有司具其
事以詔臣軾始 太宗皇帝以聖文神武佐 太祖定天下既即
位盡以 太祖所賜金帛作上清宮朝陽門之內旌興王之功且
為五代兵革之餘遺民 請命上帝以至道元年正月宮成民
不知勞天下頌之至慶曆三年十二月有司不戒于火一夕而燼
自是為荆棘瓦礫之場凡三十七年元豐二年二月 神宗皇帝
始命道士王太初居宮之故地以法籙符水為民禳禱民趨歸之

稍以其力修復祠宇詔用日者言以宮之所在為國家子孫也乃賜名上清儲祥宮且賜度牒與佛廟神祠之遺利為錢一千七百四十七萬又以官田十四頃給之刻玉如漢張道陵所用印及所被冠佩劔履以賜太初所以寵之者甚備宮未成者十八而太初卒 太皇太后聞之喟然歎曰民不可勞也兵不可役也大司徒錢不可發也而 先帝之意不可以不成乃敕禁中供奉之物務從約損斥賣珠玉以巨萬計凡所謂以天下養者悉歸之儲祥積會所錫為錢一萬七千六百三十八萬而宮乃成內出白金六千三百餘兩以為香火瓜華之用召道士劉應真嗣行大初之法命入內供奉宮陳衍典領其事起四年之春訖六年之秋為三門兩廡中大殿三旁小殿九鍾經樓二石壇一建齋殿于東以待臨幸築道館于西以居其徒凡七百餘間雄麗靖深為天下偉觀而民

不知有司不與焉嗚呼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淨無為為宗以虛明應物為用以慈儉不爭為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僊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號延康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乙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臣嘗切論之黃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修其本而末自應故仁義不施則韶濩之樂不能以降天神忠信不立則射御之禮不能以致刑措漢興蓋公治黃老而曹參師其言以謂治道貴清襲而民自定以此為政天下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其後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清心省事薄斂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臣觀二上與空

太皇太后所以治天下者可謂至矣檢身以律物故不怒而威捐
利以予民故不藏而富屈已以消兵故不戰而勝虛心以觀世故
不察而明雖黃帝老子其何以加此本既立矣則又惡衣菲食卑
宮室陋器用斥其贏餘以成此宮上以終先帝未究之志下以
為子孫無疆之福宮成之日民大和會鼓舞謳歌聲聞于天天地
喜答神祇來格祝史無求福祿自至時萬時億永作神主故曰修
其本而未自應豈不然哉臣既書其事皇帝若曰大哉太祖
之功太宗之德神宗之志而聖母成之故作銘詩而朕書
其首曰上清儲祥宮碑臣軾拜手稽首獻銘曰
天之蒼蒼正色非耶其視下也亦若斯也我作上清儲祥之宮無
以來之其肯我從元祐之政媚于上下何修何營曰是四者民懷
其仁吏服其廉鬼畏其正神予其謙帝既子民維子之視云何事

帝而齊其子允哲文母以公滅私作宮于柱人初不知於皇
祖宗在帝左右風馬雲車從帝來狩闕視新宮察民之言佑我
文母及其孝孫孝孫來饗左右耆苟無競惟人以燕我後多士為
祥文母所培我膺受之篤其成材千石之鍾萬石之虛相以銘
詩震于四海

伏波將軍廟碑

蘇軾

漢有兩伏波皆有功德於嶺南之民前伏波邛離路侯也後伏波
新息馬侯也南越自三代不能有秦雖遠通置吏旋復為夷邛離
始伐滅其國開九郡然至東漢二女子側貳反海南震動六十餘
城時世祖初平天下民勞厭兵方閉玉關謝西域况南荒何足以
辱王師非新息苦戰則九郡左衽至令矣由此論之兩伏波廟食
於嶺南均也古今所傳莫能定于一自徐聞渡海適朱崖南望連

山若有若無杳一髮耳。儀舟將濟，眩粟喪魄。海上有伏波祠，元豐中詔封忠顯王。凡濟海者必卜焉，曰某日可濟乎？必告而後敢濟。使人信之如度量衡石，必不吾欺者，嗚呼！非盛德其孰能如此！自漢以來，朱崖儋耳，或置或否。揚雄有言曰：朱崖之弃捐之力也，否則介鱗易我衣裳。此言施於當時可也。自漢末至五代中原避亂之人，多家於此。今衣冠禮樂蓋班班然矣。其可復言弃乎？四州之人以徐聞為咽喉，南北之濟者以伏波為指南。事神其可不恭，賦以罪謫儋耳三年，今乃獲還海北，往反皆順風，無以荅神，既乃碑而銘之。銘曰：

至險莫測，海與風至，幽不仁此。魚龍至信，可恃漢兩公寄命一葉，萬仞中自此而南，流汶曾。循民夷必清通，自此而北，端汝躬，屈仲窮達常正忠。為人英歿愈，淮神雖無言，我意同。

來賢亭記

柳開

人之學業文章行事烈烈有稱者，雖前古而生，孰不願與之游，恨乎已之後時而出也。同世而偕立並能而齊名，則反有不相識相知者，亦有識而不知者，吾觀乎斯二者，經史于集之中，或絕言而不相談，或曾言而不相周，有之多矣。吾靜思之，未嘗不為惜。是夫當時力不相及者乎？是夫當時義不相賓者乎？因而誨人，吾所以異于世矣。乃作此亭在東郊，厥有意乎？命曰來賢也。吾欲舉天下之人與吾同道者，悉相識而相知也。有能聞于吾欲信而來于，是也有未聞于吾欲知而來于，是也有先達于吾者，吾欲趨而來于，是也有後進于吾者，吾欲誘而來于，是也有務勝于吾者，吾欲讓而來于，是也有推退于吾也，吾欲尊而未于，是也大者吾將仰之，小者吾將俯之，貴者吾將奉之，賤者吾將崇之，極吾心而盡于

世合吾道而比于時嗚呼若曰予將來賢之徒于人人將來賢之名于子者吾又非斯忠也蓋欲夫是亭也不獨如前言而已耳亦將化今而

待漏院記

王禹偁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用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于勤爾况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况宰相乎 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相臣待漏院于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噓噓鑿鑿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徹蓋下車于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

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眚荐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啓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于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揔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其或私讎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構巧詞以悅之群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恇恇假寢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迴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于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獄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于宰相可不慎歟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切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棘寺小吏

王禹偁為文請誌既壁用規于執政者

竹樓記

王禹偁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剝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
是以其價廉而工省也予城西北隅雉堞圯毀萊蕪荒穢因作小
竹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閒遼曼不可具狀
憂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虛暢宜詠
詩詩韻清絕宜圍碁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
所助也公退之暇披鶴氅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銷
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木而已待其酒力醒茶
煙歇送夕陽迎素月亦適居之勝槩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
幹麗譙華則華矣止于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吾
聞竹工云竹之為瓦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

未歲自翰林出涂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
齊安之命已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
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幸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
之不朽也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

河南縣尉廳壁記

張景

縣尉能禦盜而不能使民不為盜盜賊息非尉之能盜賊繁過不
在乎尉矣土失其平下苦其情弱者困死疆者偷生盜之常也豈
樂盜哉無竭民力民心安逸無盡民物民利豐實居鄉聚族有良
有睦履詐跡偽有責有綱民之常也孰肯為盜哉故曰能與過不
在乎尉在時政之得失爾若夫平關訟懾兇狡惟盜是禦者尉之
職也苟失其人則貪殘誣枉民不勝弊反甚於盜焉今郡縣至廣
庸不知所得者幾何人哉太原王昭度字世之登進士第為河南

尉尉之職無所不舉然焉誠不足展世範之才顧其所得亦斯民
幸矣世範與景有舊因求記刻于聽壁庶有信於後於是乎書

亳州法相院鐘記

穆脩

古之為鐘其用大矣樂記稱黃鐘大呂又春秋傳稱師有鐘鼓曰
伐則是既為大樂之備又為征伐之具其用之大樂可以調陰陽
感人神導天地之和用之軍旅可以警不軌懼不廷張邦國之威
考是二者則鐘為禮樂征伐之器久矣三代之際以及秦漢皆不
變其用今是鐘也專為釋氏之器亦從可知也東漢之運將季西
域之法聿來流晉宋而益崇涉齊梁而大盛率天下而從其教擬
王者而闢其居無王公無士民無高卑貴賤豈不從而信奉之不
從而依歸之以求其福報乎如是則盛矣大矣佛之為法也既與
中國聖人之道並行于特別所謂禮樂征伐之器者安得不入于

佛之宮哉佛之宮其徒群棲而聚集多者數百人而居之其朋既
繁不常厥處將齊彼眾非言得通則必聲物以齊之求物聲宏達
而及遠者莫踰于鐘是知鐘為佛宮之用其在此乎亳州法相禪
院有主院僧海宣者謹行之僧能勤以募眾崇揭土木門堂殿廡
摠百餘間多宣師所葺也聚徒洗洗資膳悉備警曰暮者其闕唯
鍾州人時氏豐財好佛之士也一日詣宣師謀曰一鍾費用幾何
願輸其資獨營斯善師即計其用度告之遂以錢若干界師復謂
曰鍾之成也匪高弗君則并為請君鍾之樓以此士不產美材因
命僧海真南抵于舒便其材木匠為成構而離之自舒及譙使以
舟力雖皆出時氏然能減費便事者蓋二師心計運度之謀也天
聖元年春始召鍾人與其鼓鑄液波金錫一冶而成鍾事既立樓
材亦至建于致南東偏居鍾于上層堯翬飛雙鸞震嶷嶷崇構

上凌煙空琅琅洪音遠落霄外于以壯觀精宇于以號令群縉日
叩焉使思其所以息晦明風雨閔迷厥時據釋氏言鍾之聲扣之
可以上極天界下洞幽泉導死者冥昧之魂出地獄沈淪之苦故
死者之家嘗賂金帛衣物求擊其響若如其說則非獨用之節昏
曉戒食寢而已又復能售極苦之資助釋氏之費焉鍾不可闕于
佛宮明矣

靜勝亭記

穆脩

州郡有兵馬監押職設今代專督州下姦爭火盜洎軍籍庫兵商
征酒榷之事則皆與守同管署自政賦財幣州罰獄訟之煩則一
不關及其識位優其務守簡蓋士之階武而升者非歷勞又十餘
年不被茲命凡尸之者能特謹常不失局事鉅細不絕筆可否歸
之州足為稱任雖材且無所施顧或每每好用自擾以招權樹威

而病其職者多矣穎川陳君永錫始以公侯裔祭迹落武一再遷
為右侍禁蓋漢之郎將類也來監蔡之郡戎為人力文服古而雅
任闊達樂所守無事唯比旦一過聽還則擁書自娛常言吾職甚
逸吾性加踈思得洒然空曠一字為寄適之地盡糞除耳目俗諱
而休吾心焉廡中舊有亭其制卑而又為之易去故材俾豐宏之
前數十步間夾樹畹蔬蹊果外先峙射堦堦豈清趣中宜有哉
然于亭遠甚不大與亭害故亦不廢存之亭成君謀予以名予請
以靜勝命亭陳君之飾是亭豈志於靜者耶夫靜之闡仁人之所
以居心焉在心而靜則可以勝視聽思慮之邪邪斯勝心乃誠心
誠性明而君子之道畢矣惟陳君能有是道故名是亭人苟不果
其道名無益也是亡實而守空器也不與夫盜名而居者比歟後
之挈斯職據斯亭者亦復能悅靜而思勝乎苟能善矣無為自擾

而病其職以守亭之名為亭之媿也

庭莎記

晏殊

介清思堂中燕亭之間隙地其縱十八步其橫南八步北十步以人跡之罕踐有莎生焉守護之卒皆疲瘡者交雜之役勞於憂畦蓋是草耐水旱樂延蔓雖技心墮葉弗之絕也予既悅草之蕃庶而又憫卒之勤瘁思唐人賦詠間多有種莎之說且茲地死在崇堞車馬不至弦匏不設柔木皆卉難於豐茂非是草也無所宜焉於是傍西墉畫修徑布式之外悉為莎場分命騶人散取增植凡三日乃備援之以丹楯溉之以甘井光風四泛纖塵不驚嗟夫萬彙之多禹情之廣大含元氣細入無間罔不稟和罔不期適因乘而晦用其次區別而顯仁措置有規生成有術失之則斃獲之則康茲一物也從可知矣乃今遂二性之域去兩傷之患偃藉吟諷

無施不諧然而人所好尚世多同異平津客館尋為馬廐東漢學舍間充園蔬彼經濟所先而汙隆匪一矧茲近玩庸冀永年是用刊辭瓊珉庶通賢君子知所留意儻與我同好庶幾不翦也

岳陽樓記

范仲淹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滔滔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五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靈雨霏霏連日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

朱文鑑卷七十七
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
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于荅此樂
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
矣嗟夫子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
已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
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
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時六年九月十五日

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

范仲淹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
臣安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旣而動星象歸江湖得
聖人之清沆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蠶之上九
衆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
方亨而能以賁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
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
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有大功於名教也仲
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迺復為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
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天宋文鑑卷之七十八

記

重修五代祖塋域記

定州閼古堂記

峽州至喜亭記

畫形齋記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吉州新學記

豐樂亭記

醉翁亭記

有美堂記

相州畫錦堂記

韓琦

韓琦

歐陽修

歐陽修

歐陽修

歐陽修

歐陽修

歐陽修

歐陽修

歐陽修

志古堂記

滄浪亭記

待月亭記

重修五代祖塋域記

尹洙

蘇舜欽

劉牧

韓琦

唐鎮冀深趙等州節度判官朝議郎檢校太子左庶子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諱義眉琦之五代祖也初庶子以博學高節晦道不仕而鎮帥太傅王紹鼎雅知其名屢加禮辟庶子不得已而起補節度副記室事紹鼎卒其子太尉常山王景崇襲有父鎮益尊禮庶子奏授節度掌書記時巢賊犯關僖宗幸劍南景崇率定帥王處存合隣道兵入關進討關輔以平皆庶子謀也景崇卒其子太師鏐幼嗣父位府事一咨于庶子以義結隣帥內尊王室朝廷喜之故恩命累及以光啓二年八月十四日終于鎮府立義坊之

私第年七十有五庶子曾祖諱融沂州司馬參軍祖諱沛登州錄事參軍父諱全隱居不仕自隱君而上世葬深州博野蠶吾鄉之北原博野今為永寧軍庶子以龍紀元年十月十五日復附葬于先塋夫人崔氏隸州司馬魯之長女婦道母訓為世儀法終于天復二年七月十九日年八十有三其年八月十七日歸附于庶子生二子長諱定辭鎮冀深趙等州觀察判官檢校尚書祠部郎中兼侍御史好學能文無所不覽嘗聘燕帥劉仁恭仁恭命募吏馬或以詩贈祠部頗銜已學祠部即席訓之曰崇霞臺上神仙客學辨癡龍藝最多感德好將銀筆述麗辭堪與雪兒歌一座愛其辭而不能解焉大屈服事具北夢瑣言次諱昌辭真定府鼓城令琦之高祖也為政有惠愛而不壽年二十九而亡生一子諱璆廣晉府永濟令琦之曾祖也永濟始自蠶吾北原徙鼓城與夫人張氏

之喪葬于趙州贊皇縣太平鄉之北馬村先君令公始葬於濟與
夫人史氏暨琦祖太子中允知康州諱構與夫人李氏于相州安
陽縣之豐安村自先君之亡諸子幼而孤長而薄官奔走四方故
但能時奉豐安之祀其於北馬蠡吾之塋則力莫能及年世殊邈
幾于不能辨識嘉祐三年琦始得北馬之塋一新封植今年春遣
男忠彥走蠡吾又得庶子之塋于北原而先域之西北隅北距唐
河數里之近嘗經霖潦暴漲浸淫及于庶子之塋且念神靈乂宅
不敢改卜乃於嘉祐八年七月一日遣孝彥先而啓壙自下以覽
實而上絕沮洳而止衣衾棺柩易而新之然後塞隧廣封以為萬
世之固遠遠祖諸塋率加治葺翦其荆棘而易以嘉禾繚其垣墉
而表以高閣既襄其事也遂直書營繕之始末而約諸壙中且復
誠于子孫曰夫謹家謀而心不忘于先塋者孝之大也惟墳墓登

祀之有託故以子孫不絕為重琦自志于學每見祖先所為文字
與家世銘誌則知寶而藏之有遺逸者常精意搜掇未始少懈特
編緝寢以大備其所誌先域之所在雖距今百有餘年必思博訪
而得之卒能不墜先業推及先塋之八世得以歲時奉事少慰庸
嗣之志向若家謀之不謹祖先文字之不得傳雖有孝於祖先之
心欲究其宅兆而嚴事之其可得乎後世子孫不能勤而知此則
與夫世之絕也何異子孫其志之

定州關古堂記

韓琦

慶曆八年夏五月天子以河朔地大兵雄而節制不專非擇帥分
治而并撫其民不可始詔魏瀛鎮定四路悉用儒帥兼本道安撫
使而定以不肖辱其選既讓不獲命至則竭愚修職尚懼不能稱
上所以付與之意退而思迹古名臣之軌躅以自策厲且患其汨

于多務而志之弗虞會郡國有壞亭歲久不葺於是廣之為堂既成乃撫前代良守將之事實可載諸圖而為人法者凡六十條繪于堂之左右壁而以閱古為堂名夫古猶令也古之人為屏翰授鈇鉞而能成異政立奇功而令或不能者何也蓋其待已也必賢而足其報祿也必利而安持是以望政成而功立不其難哉如曰古人能之予反不能之日夜以勉焉又安有不至者耶今予之所為也誠以已之道未充而君之祿殊厚任重塗遠惟什臨之是虞故在燕處之間必將監古以自勉其未至也則雖紛肴觴競筵吹四時之景交見于前予方仰而愧俯而憂孰知夫樂之為樂哉其少進出則餘吏文之擾懷邊責之在已予固得其道而處之至于幅巾坐肅恬然終日予之所樂惡有既乎若其賓客之于斯僚屬之干斯不離几席如閱舊史俾人人知為治者莫先于教化用兵者莫貴于權謀而俱本之于忠義功名一立不獨身享富貴而慶流家宗其餘風遺烈可以被于旂常傳于簡策斲千萬世而凜然如存咸有聳慕之意不以酣歌優笑之為樂而以是為樂則予也豈徒已之為益是將有益于人知我者其以我為喜爽豈遂娛賞而已乎後來之賢與我同志必愛尚而增葺之宜免夫毀圯坍塌之患矣

峽州至喜亭記

歐陽脩

蜀於五代為僭國以險為虞以富自足年車之迹不通乎中國者五十有九年 宋受天命一海內四方次第平 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枲織文之富衣被於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蜀陸輦秦鳳水道岷江不絕于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蜀衆水出三峽為荆江傾折回直悍怒闕激束之為滯觸之為旋順流

之舟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不遇則糜潰漂沒不見蹤跡故凡蜀之可以充內府出京師而移用于諸州者皆陸出而其羨餘不急之物乃下于江若棄之然其為險且不測如此夷陵為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為平流故舟入至此者必漚酒再拜相賀以為更生尚書虞部郎官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于江津以為舟者之停留也且誌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平夷以為行人之喜幸夷陵固為下州廩與俸皆簿兩併且遠雖有善政不足為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其心又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謂愷悌君子者矣自公之來歲數大豐因民之餘然後有作惠于往來以館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皆宜書故凡公之佐吏因相與謀而屬筆於脩焉

畫舫齊記

歐

陽脩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為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温室之與則穴其上以為明其虛室之疏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為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薈萃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汎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蹈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為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為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矣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絕淮浮于大江至于巴峽轉而以入予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羈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徃徃叫號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為商賈則必仕官因竊自歎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

列官于朝以來是州飽廩食而安署居追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楫之老蛟鼉之出沒波濤之洶欵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齊豈真樂於舟居者邪然予聞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枯波傲然枕席之上一日而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顧予誠有所未暇而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矣曰不宜予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怪偉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云又因以置于壁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歐陽 脩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摯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祀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

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合樂國有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變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為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又取孔子門人之高第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為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更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為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為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為夫子之尊由此為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為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

以迎尸酌鬯為盛釋奠為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樂舞投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略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人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殆焉因以為古禮不足復用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栗為其邑未逾時將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為學舍於其旁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後考圖記為俎豆籩簠爵盥籃凡若干以與其邑人行事 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脩禮樂尊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如至聖之號以褻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諭上之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穀城縣

吉州新學記

歐陽脩

政久廢狄君居之其月稱治又能遵國典修禮興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認認然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慶曆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 陛下所欲為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甚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

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游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為羞其年十月

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志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為學會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七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為勞其良材堅甃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為多學有堂庭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闕耀而人不以為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於吉而濫官于朝進不能贊揚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礱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勤頃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風俗純美然後為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無廢慢天子之詔而怠以中

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七皆道德明秀而可為公鄉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于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會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于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豐樂亭記

歐陽脩

脩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踈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

滁東門外遂以平滁脩葺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
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
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
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懋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
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
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
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脩
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既得斯泉于山谷之
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撥幽芳而陰喬木風霜冰雪
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
與予遊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而使民知所以安此豐
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

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醉翁亭記

歐陽脩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
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峯之間者釀泉也峯回
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智僊
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
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
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
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
潔水清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
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于塗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偃
偻提携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谿而漁谿深而魚肥釀泉為

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
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諠譁者衆賓懽也蒼顏
白髮頽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
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
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不知太守之樂
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
脩也

有美堂記

歐陽脩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于杭於其行
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
以為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
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為之言曰夫舉天

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
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
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
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為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
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為東南奇偉秀絕
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
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物之所交物盛人衆為一都會而又
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
於亂世及 聖宋受命海內為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
在而頽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為之躊躇而悽愴獨錢
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效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
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

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煙雲香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為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相州畫錦堂記

歐陽脩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有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

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間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為公榮桓圭衮冕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畫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為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

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而指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
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
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
下道也於是乎書

志古堂記

尹洙

河南劉伯壽宰新鄭之二年作堂於縣署既成之謂予曰我官事
已則休于是早夜以思蓋有歎焉歎乎功名之不可期文章之不
世傳我思古人力之而後已遂名堂曰志古今嘉其有是志從而
為之辭曰未古人行事之著者今而稱之曰功名古人立言之著
者今而稱之曰文章蓋其用也行事澤當時以利後世世傳焉從
而為功名其處也立言矯當時以法後世世傳焉從而為文章行
事立言不與功名文章期而卒與俱焉後之人欲功名之著忘其

所以為功名歟文章之傳忘其所以為文章故雖得其欲而戾於
道者有焉如有志於古當置所謂文章功名務求古之道可也古
之道矣遠哉得諸心而已心無苟焉可以制事心無蔽焉可以立
言惟無苟然後能外成敗而自信其守也惟無蔽然後窮見至隱
而極乎理也信其守者本乎純極於理者發乎明純與明是乃至
古人之所至也至乎至文章功名從焉而不有之也伯壽嘉予言
刻之于堂以自儆

滄浪亭記

蘇舜欽

予以罪廢無所歸扁舟南遊旅於吳中始僦舍以處時盛夏蒸燠
土居皆褊狹不能出氣思得高爽虛闢之地以舒所懷不可得也
一日過郡學東顧草樹鬱然崇阜廣水不類乎城中並水得微徑
於雜花修竹之間東趨數百步有棄地縱廣函五六十尋三向皆

水也杠之南其地益闊旁無民居左右皆林木相虧蔽訪諸舊老
云錢氏有國近戚孫承祐之池館也坳隆勝執遺意尚存予愛而
裴回遂以錢四萬得之構亭北碕號滄浪焉前竹後水水之陽又
竹無窮極澄川翠幹光影會合於軒戶之間尤與風月為相宜予
時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則洒然忘其歸觴而浩歌踞而仰嘯野老
不至魚鳥共樂形骸既適則神不煩觀無邪則道以明返思向之
汨汨榮辱之場日與鎔銖利害相磨憂隔此真趣不亦鄙哉噫人
固動物耳情橫于內而性伏必外寓於物而後遣寓久則溺以為
當然非勝是而易之則悲而不開唯仕宦溺人為至深古之才哲
君子有一失而至于死者多矣是未知所以自勝之道予既廢而
獲斯境安於沖曠不與衆驅因之復能乎內外失得之原汰然有
得笑閔萬古尚未能忘其所寓自用是以為勝焉

待月亭記

劉敬

春卿劉侯監兵于宛之明年作新基侈舊亭于園池之廉名之曰
待月一日燕賓友之酒三行客有長袍主人請問待月之旨荅曰
先是署有西園園有舊亭昔人尸之荒榛與并栖雞于垣閑馬于
楹或寢以羊或宿以兵有風至止林籟少清有月來思池光不盈
一日植足於園縱觀而歎曰景物否閉久矣將祈泰於予乎繇是
呼卒夫具畚擲輦糞穢鉏蒿茅一之日培竹與松育美材也二之
日浚池及泉養清德也三之日因池土以封其基四之日即亭材
而廣其構不役于民不擾于公以潰于厥成魯山巖巖惠我蒼翠
魯水湯湯遺予潺湲而又周公之字仲尼之鄉聖賢遺迹盡圖于
壁若有神物陰來相之咸疑化工私以與之夫亭以池遷盡能事
也月以水鑒取善類也予今是亭西南去天空曠千尺不植草木

為月之地若秋之夕夏之夜素魄初上納於清池嬋娟淪漣相與
為一如金在鎔如圭在磨忽憶湘江之流若洞庭之波登新亭對
斯景發吾人浩歌則待月之名不曰當歟主人之詞既畢客有舉
觴而言曰春卿吾聞士閑燕相與言則及仁與義又曰文武之道
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遠者大者君今揭亭待清月宜乎禮賢
材廣賓友求仁義之說與文武之用內則思建明堂興碎雍與三
代之故事外則思復河湟平薊壤績唐漢之舊服用之則為事業
為功名垂光冊書不用之則有孚在道以畜其實與夫宴安之流
游西園寢北堂同心而異志焉主人曰晉人善禱或譏輪奐周人
落成祗羨寢與吾子博我以王道勤我以功名君之言古人不如
顧謂牧曰先生業文為我書今日賓主之辭與亭成之歲月牧固
不讓云

(宋文鑑卷之七十八終)

